

渝、川、湘、鄂、黔、滇“回车马神”风俗研究 ——兼论“回车马神”风俗与民间花鼓表演的关系*

白俊奎

(重庆工商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400067)

[摘要]“回车马神”是中国南方许多地区许多民族至今仍有的民间婚俗环节,它起源周代齐鲁大地,至今广布中国南方特别是渝川湘鄂黔滇,由巫师和花鼓师合作,或由巫师兼做花鼓师来完成,有民俗和封建迷信的双重成分,不能简单地全盘肯定或否定,当以辩证眼光对待之。

[关键词]渝、川、黔、滇;“回车马神”;花鼓;婚俗

[中图分类号]K8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08)01-0110-07

“回车马神”是中国西南民族结婚仪式的程序之一,新娘从娘家坐轿或坐车来到夫家,要等巫师念完神咒、跳完神巫舞蹈、喷洒神水或神酒完毕、杀鸡以鸡血向彩舆撒米、绕喜轿或喜车禳祈送回车马神以祓不祥,道士敲锣打鼓做完法事,花鼓师(常由道士兼任)打完花鼓(又叫三棒鼓)、演唱完花鼓戏,娱人娱神灵,这些完毕后再进行其它仪式,否则被认为不吉祥,必须补行“回车马神”仪式。

一、“回车马神”风俗的起源与演变

“回车马神”风俗源于齐鲁,与周文王、姜太公、周齐泰岳文化相关,其最初含义与今“回车马神”风俗有同有异。《春秋·宣公五年》载“经(令,齐)高固及子叔姬来”。《左传》云“反马也”。杜预注《礼》:“送女留其送马,谦不敢自安。三月庙见,遣使反马。谓送女者必俟其成妇而后归。若舅姑存则以昏之明日见于姑舅,姑舅醴之,妇礼成矣,送者可以归矣,不必三月也。《礼经》婿媵妇送者于赞醴妇之后有明文。世俗,女舆至门,婿家陈酒醴香烛,祝姜太公以厌煞,曰“回车马”,或阴阳家言,用红纸大书“姜太公在此”五字粘于户上。按《太平御览》卷397引《博物志》曰:“太公为灌坛令,文王梦见妇人当道哭,问其故,曰:‘吾泰岳之女,嫁为西海妇,吾行往来必有暴风疾雨,今灌坛令当吾道,吾不敢以暴风疾雨过也’。梦觉召太公,三日果急风暴雨过其灌坛,文王乃拜太公为大司马。盖本此也而反

马之意亡矣。……”最初的反马有二含义:其一,姜太公阻止西海妇回访泰岳神山;其二,为尽女婿对岳父母家的礼节而设置,第二层含义至今犹存,称“回门”,第一层含义演变成今“回车马神”风俗。《仪礼注疏》^[1]:“大夫以上嫁女则自以车送之”“士妻之车,夫家共之”“齐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车远送之,则天子诸侯女嫁,留其车。可知今高固大夫反马,大夫亦留其车。礼虽散亡,以《诗》论之,大夫以上至天子,有反马之礼。留车,妻之道;反马,婿之义。高固秋月逆叔姬,冬来反马则妇人三月祭行,故行反马礼也。”周代“反马”习俗演变至今成为“回门”婚俗,新娘嫁到新郎家几天后,夫妇同回岳家拜见岳父母及其他亲人,是对家庭伦理道德的提倡彰扬。“反马”习俗起源并盛行于儒家文化诞生的齐鲁大地,演变成“回车马神”风俗,与周齐文化的融合相关。周文王代表周文化,周文王梦见已嫁西海妇的泰山女哭诉灌坛令姜太公当道,西海妇无法以急风暴雨和反马仪式回访娘家,姜太公在此成为厌煞正神,“反马”、“回车马”并行不悖渐成风俗。“回车马神”风俗在《礼经》有明确要求:新娘车驾到婿家后,婿家必陈列酒肉香纸蜡烛等供品祭祀,祈求姜太公保佑,驱逐“车马神”等可能制造麻烦的鬼怪恶神,祈求吉神带来吉祥如意,成为有代表性的民俗。

* [收稿日期]2007-12-17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委2007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重庆西水流域“花鼓”戏曲艺术的整理、抢救、保护与开发,批准文号:渝教科[2007]5号,项目批准编号:07SK074。

[作者简介]白俊奎(1969-),男,重庆酉阳人,土家族,硕士,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古典文学、文化人类学。

二、花鼓戏表演的神灵祭祀功能、巫术驱邪功能

(一) 晋、陕花鼓戏的神灵祭祀功能和巫术驱邪功能

陕西华州“背花鼓”戏曲表演“来自民间祈雨祭神仪式中的祭祀鼓舞,以背花舞饰,以五根长竹篾为架,上扎五色大纸花、花旗、假柳条、圆镜红绸,如孔雀开屏”^[2]它的表演乐器、花鼓器具与南方花鼓相同或相似。山西省花鼓“晋南花鼓舞:花鼓舞表演形式之一。流行于山西万荣、闻喜、翼城等县。当地人民除传统节日打花鼓外,过去也用于祭祀,如每年春耕前要打花鼓祭神以祈求动土平安五谷丰收”^[3]装饰品绚丽多彩,娱乐鬼神,在花鼓演唱及舞蹈中打花鼓祭祀神灵和祖先,祈祷祖先、鬼神,娱神以遂人愿,晋陕等地祭黑虎煤神即借花鼓戏完成,亦有“姜太公在此,大吉大利”和“姜太公在此,诸神回避”等语。

(二) 湘、渝花鼓戏演唱的神灵祭祀和巫术驱邪功能与“回车马神”风俗

在红喜事中,土家族以“喜花鼓”表演来祭祀神灵,愉悦神灵使自动离开,或以巫术功能驱逐邪神离开。土家族盛行花鼓和“回车马神”两种风俗,花鼓与“回车马神”结合,对车马神恩威并用,驱逐邪神。李函洋搜集整理《土家大雩与土家族风俗的联系》^[4]：“土家族崇雩祭神,入婚礼仪式中往往利用土老司事雩,以达到驱邪避煞的作用。《龙山县志(光绪版)》载,土家在举行婚礼时,花轿‘至男家,陈酒醴香烛鸡,向轿前酬曰‘堵煞’,大门限下燃盏灯列火七星以筛罩之,轿而其上,曰‘烛邪’,堵邪时督官口中念念有词‘今某某仅以香烛酒礼肴饌之仪,回请东方青帝,车马神君;西方白帝,车马神君;北方黑帝,车马神君;如遇天煞、地煞、车煞、月煞、日煞、一切凶神恶煞,今有雄鸡来止煞,男方香火出来迎,女方香火转回程,新郎某某有礼。’火是通用驱鬼邪手段,驱邪雩至今在一些婚礼上还存在,如启轿时以鸡酒于轿的四周,新娘进男方家门时‘烧四眼’(以夹有爆仗的白腊叶茅草来点燃在新娘面前熏几下);新娘入洞房时要跨过‘七星灯’”(七星灯:以七个装着菜油的小酒杯点七盏清灯)。

渝东南西水流域新中国成立前结婚典礼上盛行“回车马神”仪式,酉阳县后溪镇大干溪白家寨白贤才、凉风洞彭万军以巫术仪式驱鬼,白贤才、彭万军等人会敲三棒鼓即花鼓以娱神,祭祀神灵,其唱词与曲调与此相同,与本文李函祥说的湘西驱鬼相同。

“娶亲时的回神退煞其大致情形是:在进新郎家的路口一般是进院的地方摆一方桌,桌上摆碗盏香烛,桌下放一只大公鸡。当新娘嫁妆抬进新郎院子后,新娘一行人来到路口时,梯玛作法,燃起香烛倒出酒,咬破鸡冠,口中念念有词:钱财一回白如银,特来回送车马神。娘家车马请回转,婆家车马出来迎。天煞请归天宫去,地煞请归于九冥。姜尚太公来到此,诸般神煞尽回避。吾奉九天玄女娘娘急急如律令……一边用鸡血在碗里画‘井’字符,再将公鸡奋力向新娘方向扔去(一般要越过新娘头顶),洒少量符水在新娘身上,然后迎新娘进屋拜堂。”^[5]这包含有巴文化的血祭、人祀习俗。

在白喜事即丧事中,土家族以“丧花鼓”祭祀神灵。1944年,酉阳县后溪乡白果村一白姓老人去世,道士先生举办道场,以佛教和巫术两种仪式安魂送死、祭祀神灵,夜晚有人以三棒鼓表演来唱孝歌,送亡魂,安亡魂,也使丧事场面热闹,当时著名演唱者有纸厂堡白长治、柑子园白贤儒、白贤伍、大干溪构皮树白家寨白贤才等人演唱,场面动人。白长治抗摊派、抗重税重粮,被湘鄂川黔巨匪李老菊、杨树成(李匪、杨匪都得到蒋介石国民党反动势力在武器装备、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大力扶持)等土匪恶霸视为眼中钉,趁机来杀他,在这次丧事唱孝歌花鼓演唱歌功颂德时,白长治太专注,没注意到黑暗中一杆枪突然从桌子下伸过来朝他开火,他一下子扑在桌上身亡,至今长木板凳上还有当年枪击时留下的深沟槽。1999年,后溪镇白果村三组一白姓老人去世,他的干女有几个侄子平生以敲三棒鼓为业,专程登门敲三棒鼓演唱几天几夜,结合他平生性格、劳动创业等自编自唱,见啥唱啥,以此祭祀亡人,为亡人安魂、送魂,安慰生者,使丧事热闹,避免冷清。

酉阳自治县有一些典型例子:三棒鼓队为老人祝寿演唱喜花鼓,几年后老人去世,三棒鼓队为之举办送丧花鼓。彭秀清说:“解放前三棒鼓在酉酬、大溪、麻旺等地颇流行,不少穷苦艺人常在街头、村寨表演,以此为谋生手段。新中国成立后劳苦群众都分得土地,从事农业生产,乐业安居,三棒鼓就不多见了。但这一被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文娱体育形式却深深地植根于群众中,曲调、唱词和表演技艺被完整地保存下来。记得1976农历正月初二是我母亲88岁寿辰,当地三棒鼓队主动上门表演祝贺。他们即兴创作,唱出我母亲一生勤劳、备尝艰辛、正直贤良的品格风貌,听后使人感动,深受教育。表演者击鼓抛棒,将悬吊在梁之物打中坠落,

引来阵阵喝彩声,老人分外开心。1983 年农历正月初十我母亲因病逝世,三棒鼓队又来到灵堂表演,表示哀悼,唱得恳切凄楚,催人泪下。^[6]近年来酉阳自治县还有丧事花鼓。酉阳自治县五福乡马鞍村一江姓老人 2001 年因病去世,当地有三棒鼓队去演唱,表达对逝者的悲痛怀念,对生者的问候劝慰。

(三) 鄂、渝花鼓戏的愉悦功能、祭祀功能与“回车马神”风俗

湖北省的喜事花鼓表演举世闻名。喜花鼓在农村婚礼上更受欢迎。“《黄四姐》即是建始“喜花鼓”中的一支歌曲。歌中唱道:男:黄四姐儿!女:哎,你喊我干啥子儿唉?男:我给你送一根丝帕子儿唉。女:我要你一根丝帕子儿干啥子儿唉?男:戴在妹儿头上啊,女:啊!男:行路又好看呐,女:哦!男:坐到有人瞧舍,我的个娇娇。女:哎呀我的哥呀,男:哎!女:你送上这么多呀!男:东西送的少些舍,你不要这样说。”^[7]当然,花鼓表演在婚礼上的用途还多,如使用于“回车马神”风俗中,其花鼓唱词就与道士祭祀用词如出一辙。

重庆市酉阳自治县的喜事花鼓和丧事花鼓都很出名。酉阳县后溪乡民国增修《南阳白氏族谱》^[8]：“国华祖心性阔达，善营生业，居积致富，阡陌交通，沃野膏田，方数十里，厦屋袤亘，仆婢沸腾，仓库红朽，不可权量，古思全蜀称巨擘焉。先娶冉氏、吴氏，合葬挨山，继娶龙氏、田氏，与国华祖合厝后山生基屋后，娶陈氏，葬大土；惟龙母生一子万福。万福祖丰仪伟美，质性风流，不好读书，纵情山水，家蓄优伶，载以好游乐，湘江楚泽，足迹殆将遍焉，……”白国华是远近闻名的大地主，民间传说他家粮食丰饶，曾到鄂西与某大地主比富，白国华父子足迹遍及湘鄂，其家常年有戏班子进行三棒鼓等戏曲表演，平时吹吹打打，非常热闹，其优伶俳優、三棒鼓戏班子受湘鄂同类戏曲影响很大。1979 年，湖北省来凤县农民携家眷沿途敲三棒鼓来到邻县酉阳县偏北乡枣木村老河沟唐家寨乱岩坳寻根寻亲，他在三棒鼓演唱中说，新中国成立前，他的曾祖父敲三棒鼓沿途逃荒到湖北省来凤县农村，现在，他回老家来寻根、寻族亲，他在唐家寨演唱了几天几夜，见啥唱啥，动人心弦，有时声泪俱下，有时喜笑颜开，随题材而变换情绪、动作和表情，观众情绪被感染。他以三棒鼓这一特殊的艺术手段，在演唱中表达对故乡亲人的思念、热爱、感激，邀请乡亲赴鄂西作客，其演唱随对象的性别、年龄、长相、性格、职业、建树、贫富、理想、风景名胜、其他条件等而异，在唱词和表演动作的变化中展示艺术水平、

才智和机灵。他还特意到祖坟墓边演唱三棒鼓，唱出游子的思乡情结、对祖辈艰苦创业的敬佩、对祖辈生养的感激涕零、对祖辈尽忠孝的愿望、期冀祖辈在九泉下保佑后裔子孙兴旺发达、繁荣富强。根据祖坟墓所处的地形、地势、气候、神话传说，根据祖辈的性别、寿延、性格、职业、建树、贫富、理想、遭遇、其他事项等，灵活地变化唱词和演唱动作，赞扬祖辈，表达崇拜、怀念和继往开来之情，恰到好处。

三、田野调查与现实情况举例

(一) 贵州仁怀的“回车马神”风俗

笔者 2002 年初在贵州遵义仁怀农村亲眼见“回车马神”民间风俗的过程：男方用车或轿把新娘接到新郎家门外，新娘不能擅自下车进新房，要等道士（巫师、傩神师）做完法事、念完神咒、烧完纸钱、燃完鞭炮、泼完神水、杀鸡绕舆轿、跳完神巫舞蹈，完成神人交通所需的祈禳祷告仪式，以花鼓戏演唱娱人娱神，把车马神送走后才让新娘跟在新郎身后下车，整套礼节完毕，新娘与新郎进新房，不能回头看，否则车马神会纠缠新郎、新娘或旁边“火焰”低者闹事作祟，使人生病、家庭不和，心神不宁，神志恍惚，生命危险……当地老百姓传说：五马镇某村有妇女得罪车马神后，神志恍惚，整天在坟堆里哭叫笑唱跳，整夜睡在坟堆，家人请道士先生完成“回车马神”，该妇女才好转。……某 20 多岁男村民，读书 10 多年，婚前身体强壮，无精神恍惚和其他问题。按当地风俗，在道士尚未做完法事前，新郎、新娘不能进新房拜堂成亲。但新郎在婚礼上从喜车大卡车里走出来后，他和新娘没按风俗程序“回车马神”就径直朝新房走去。礼官赶忙大叫阻止：“法事程序未完，新郎新娘不能进去！”走在前面的新郎好奇地扭过头向后看，民间解释，不回头看不要紧，一回头就与车马神的眼神撞见，车马神要向“火焰低”者问罪，新郎在新婚这天头昏眼花，情绪稍差就产生幻觉说看到鬼怪，动作骇人，昏倒醒后自言看见两黑衣男鬼、两红衣女鬼跪在他床前作揖磕头，然后手拉手往外走。有时新郎“看到”两黑衣黑裤男鬼、两红衣红裤女鬼朝他嘻笑或愤怒攻击，他恍惚“看到”房子下边是人血沟，沟里有人头发，在岳父家他“看到”屋边公路旁或坎下小河滩（河里曾淹死人暴尸河滩）睡着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老者，他惊慌大叫、拳打脚踢，似与鬼神对打……人们说这是在结婚时碰到车马神了，必请道士驱逐车马神才行。主人没照办，新郎病情加重，父母请来土老师以神水神酒喷洒在新郎身上，念神咒做法事送车马神后，新郎再没看到车马神，其他症状和

胃炎未消除,在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后胃炎治愈,幻觉消失……类似的传说还有不少,遵义及下属县市、邻近的毕节金沙县等地也盛行此俗,笔者在贵州省仁怀市五马、云安、鲁班、茅台等镇耳闻“回车马神”传说,目睹一些病人的骇人表现,见到不少人庄严肃穆、虔诚祭祀、祷告车马神的热烈场面,深知迷信与民俗杂陈于这些活动中,花鼓表演在其中娱神。

(二) 渝东南、黔东北的花鼓、“回车马神”风俗及其巫术祭祀功能

渝东南、黔东北有浓厚的巴文化因子遗存。印江、务川等县流行“回车马神”风俗,据冯先政调研:务川、沿河、印江、江口、彭水、酉阳、黔江、石柱等地“回车马”内容大体差不多,务川风俗,新娘坐花轿到夫家,“先生”早已在院坝中摆好挂有纸钱和装饰品的香案桌子,桌中摆家神牌位,牌位前是香烛供品,新娘花轿停在香案前,轿夫们站到香案后不能跑动,先生点燃香烛,挥舞法器,口念巫词如“白虎神,坐堂神,保佑联姻两姓人,千年狐精你降服,百样鬼怪你收尽,女家宅神回家转,男家宅神坐堂前,出力的,引路的,看热闹的,各自都有安顿,切莫惹是生非,切莫祸害别人。……”祭祀白虎神和其他神灵,包括祖先神,先生念完巫词后,向新娘来的方向拜三拜,向新郎堂屋拜三拜,把大红公鸡冠弄出血,用鸡血点在家神牌位和纸钱上,然后把家神牌位和纸钱等一起烧掉,然后,先生高喊“回神”,把大红公鸡从轿顶上甩过去,新郎的亲人接着,然后搬开桌子香案等,用毛毡或竹席从轿门铺到堂屋,子有福寿的婆婆充当“牵客”,把新郎从轿子中扶出来,再进屋拜堂正式成亲。^[9]“回车马神”是民间婚俗中的祭祀仪式,很多神灵成为祭祀对象,在土家族地区有巴文化因子,土家族白虎神等成为祭祀对象,以鸡血祭鬼神的开红山祭仪式现其中。在其他民族地区,很多神祇成为祭祀对象,祭仪大同小异。

至今渝东南如秀山、酉阳、黔江、彭水、石柱县婚俗:新娘至夫家,进门前由道士手持雄鸡绕新娘转三圈,口念神咒驱神煞,跳花灯、打花鼓,尽情演唱,念诵巫词驱逐车马神,唱吉词迎喜神,法事完毕,新娘跟在新郎身后进门,进行其他礼仪程序。道士做完祭祀仪式,花鼓艺人(有时由道士兼职)利用道士休息间隙表演花鼓,娱神娱人。

(三) 四川小金县藏族“回车马神”风俗

四川小金县藏族“回车马神”风俗:新郎到新郎家后,厨师嘴里念念有词,烧钱纸,点燃香、蜡,然后突然“嘿!”大吼一声,用力抡起砍刀狠命砸在方桌

上,再端起碗将碗中物朝新娘用力撒去,边撒边厉声吼道“吉日时良,天地开张,新人到此,大吉大昌。一张桌儿四角方,皇王置下鲁班装,四方安放云牙板,中央竖起一炉香。道香得香,灵保柱香,香插三柱,烟散四方。手拿利剑白如银,弟子送来车马神,娘家车马请转去,婆家车马出来迎。年无忌,月无忌,时无忌;天煞之天,地煞之地,凶神恶煞,年煞月煞一齐杀尽!”旁边人挥刀将一只大红公鸡脑袋砍掉,狠朝新娘扔过去,厨师继续厉声吼道“此鸡不是非凡鸡,身穿五色绿毛衣,一不掩天煞,二不掩地煞,端端掩你新人煞!姜太公在此,诸神回避!”突然爆发那一声和着沉闷的钝击,犹如炸雷骤然响起震耳欲聋;急促有力的咆哮声令人心惊肉跳毛骨悚然。噼里啪啦鞭炮点燃,伴娘搀扶新娘向堂屋走去。回车马源于历史传说:姜子牙姜太公封完神,长期与之感情不和的妻子马氏生死要求得一个神位,太公无奈,信口赐封她为车马神,令其头搭盖头护送新娘出嫁。当其到达婆家门口时,太公用“五色”粮食、盐、茶、米、豆和大红公鸡打骂回去,绝不让其跨进婆家门半步!否则她将与婆家迎亲的车马神打架,使婆家不得安宁甚至带来人口不幸!^[10]典型的齐鲁中原“回车马神”风俗至今在藏族中间流行延续,可见其生命力很强。

四、贵州方志文献中的“回车马神”风俗

在贵州“回车马神”风俗中,周代姜太公地位高,享受祭品祭祀,其他鬼神必须回避远遁,否则会遭姜太公惩罚。民众认为“回车马神”仪式使新郎新娘平安幸福,这在地方史志文献中记载不绝如缕,遵义《绥阳县志》^[11]:“……迎亲到门,陈设猪头、酒礼(醮),道士宣演一切,谓之‘回车马’,以此逢凶化吉。门首大书‘姜太公在此,诸神回避’女宾牵新女下轿,并点油灯以筛覆之,新女由上越过,谓之‘接纳’男宾赞礼,夫妇交拜,一跪四叩,谓之‘周堂’……”《余庆县志》^[12]:“至迎娶之日,喜舆及门,必倩星士焚香炳烛,朗诵有词,向舆数揖,杀鸡绕舆,谓之‘回车马’绕毕,始将喜舆抬至中堂门限内,择有福德女眷启舆扶新人出,闭门与新郎先拜天地,次祖宗,次舅姑,次交拜,新娘入房乃启门,谓之‘拜堂’……”杀猪鸡以猪头、整鸡为祭品,道士巫师围绕新娘车驾念词“姜太公在此,诸神回避”等,施行其他巫术手段祭神驱鬼,成为“回车马神”风俗的必有环节。

贵州西部“回车马神”风俗有不同,以神圣清洁的童男女作祭品,兴义(毕节)《兴义县志》^[13]:“……次第导行送至婿家,谓之‘摆对’。扶舆则用

童子二。至则婿家设香案于堂致祝,谓之‘回车马’,然后行交拜、合卺礼。……”《毕节县志》^[14]:“……迎娶至门,设香案,用巫祝一人,谓之‘回车马’……”毕节“回车马神”风俗前必以纯洁二童子扶新娘从车驾中出来,请道士在堂屋设置香案,以巫术仪式驱逐车马神等不祥神煞,然后进行其他仪式。

安顺“回车马神”风俗大同小异,《安顺府志》^[15]:“……请至亲男妇各二人送女。婿辞行,偕新妇归。女到男门,预于门首焚香祝喜神,扫除煞气,名曰‘回车马’……”安顺《安平县志》^[16]:“……婚之日,……女到男门,道士祝神,扫除煞气,名曰‘回车马’。……”安顺《平坝县志》^[17]:“……(如女家只用女送亲者,则男家只备女接风。近年多有全不用此种节目者),回车马(不可解之举动。谓此时车马防有神煞随之,须请能退此神煞之男子用香帛、烛酒、雄鸡,向舆轿作禳解),……”安顺《永宁州志》^[18]:“婚之日,……女至男门,预于门首焚香秉烛,祝喜神,扫除煞气,名曰‘回车马’。……”与前述回车马神风俗内容相似,但安顺各地“回车马神”风俗在细节上有变化,如《息烽县志》^[19]记载“回车马神”：“女至夫家,彩舆歇定,俟木匠敬神安毕(安床时须具香烛、喜封、红一段、肉一碗、鸡一只,木匠敬神毕安),婿家请人回神,俗曰‘回车马’,杀一鸡,贫者或点以鸡血。回神时仍用香烛、喜封……”息烽“回车马神”风俗以木匠取代道士或巫师,娱乐人和神,完成“回车马神”仪式后,再把新娘彩轿抬到堂屋前完成其他仪式。

黔南州“回车马神”与其他地方相同,地方史志文献有载,《瓮安县志》^[20]:“……至迎娶之日,喜舆至门,必倩星士焚香秉烛,朗诵有词,向舆数揖,新郎亦随之揖。星士杀鸡绕舆,谓之‘回车马’。……”杀雄鸡以驱逐车马神,这与雄鸡报晓、迎阳驱阴、迎光明、驱黑暗相关、与泰山迎日出、太阳出来鬼神走等相关。

黔东南州“回车马神”风俗祭祀紫薇星君,与其他地方不同,《古州厅志》^[21]:“……至如新妇将迎至,主人于门外设香案,陈牲醴,祭告紫薇星君(书写牌位)谓之迎喜神(行三叩礼)。祝文曰:维年月日,致告于紫薇星君大神之前曰,日吉辰良,磬管锵锵,礼成亲迎,凤舞鸾翔。敬伏吉神,呵禁不祥,一切神煞,退避潜藏,门庭瑞霭,喜气洋洋,两姓合好,百世其昌。(《四礼辑略》)今古州用道士于门外设香案,当轿斩鸡,谓之‘回车马’……”在新娘轿子前斩杀雄鸡驱逐车马神,是血祭的一种。

贵州南部“回车马神”风俗大同小异,黔南州

《桑梓述闻》^[22]:“……女家外或兄或弟内或嫂或姨,婿家皆舆马迎之,曰‘送亲’。妇至,使星士向舆祝之,曰‘退喜神’。合卺,曰‘交亲’,必延诸母之有福寿者。……”与前述“回车马神”风俗相同。《独山县志》^[23]:“……临日,……妇至,舆且止外,将届入门,行‘回车马’用香烛、执雄鸡一,向花舆前诵:‘娘家车马请回去’云云。此盖闻古礼‘反马’名,不得其解,而臆造斯举也。……”担心来自新郎父母家的车马神会对新娘新郎带来灾祸,驱逐对象明确,态度鲜明,《独山县志》指明“回车马神”源于古代“反马”礼仪,演变成“回门”习俗,从古代齐鲁及中原反马礼仪传承至今,成为民众婚俗礼节,新娘新郎回岳父母家拜谢恩情。

贵州诸地“回车马神”的心理原因是:害怕新娘后家车马神煞随到新郎家为害,必请能退此神煞之男子用香帛、烛酒、雄鸡向舆轿作禳解,软硬兼施,免其祸祟,让喜神带来安宁。

五、巴渝古重庆方志文献中的“回车马神”风俗

重庆“回车马神”仪式程序、内容、心理机制等都与其他地方相似:新娘彩轿到新郎家门前,首先驱逐车马神及其他神煞,带走灾难不祥,请喜神带来幸福快乐,这在地方史志文献中有明确记载,《江津县志》^[24]记载最典型:“……彩舆至婿家止于门,主人肃客人(女家之送亲者)。设案于庭,案之上小猪首一,以红笺封其口,实米于升,亦红笺幂之,燃蜡柱香,置酒于案。祝者向彩舆撒米,以祓不祥,祝以词曰:‘日吉时良,天地开张。新人已到,车马还乡云云’。俗谓之‘回车马’,其书‘姜太公在此’者,不知其何所典,传言为避神煞。时则男具冠服,肃立于庭堂之上……”小猪头、好米、红笺、好酒、燃蜡烛和纸钱,供祭姜太公等吉喜神灵,向新娘彩轿撒米,祈求姜太公保佑,遣返车马神,留下喜神保佑平安富贵。重庆万州稍有不同,五谷、盐茶是祭祀供品。《大宁县志》^[25]:“……女家遣女于归,婿先行。将至门,预请一人肃衣冠,具香案,备五谷,备盐茶,率婿立迎女轿。撒毕三撮,婿随揖,曰‘回车马’……”大宁农耕与盐业意识浓厚,与当地特产相关。

在婚娶礼仪中,娘家送亲者以车马送新娘至夫家,礼成而返,迎接喜神保佑新娘新郎,《巴县志》^[26]:“一事奠雁之礼”、“二事挽纓之礼”、“三事妇见之礼”、“四事反马之礼”、“五事夫妇之礼”,盛行之地广,信仰之人多,被视为“五伦”之一,在人们眼里,顺之者吉,逆之者凶。人们对风俗程式进行变通,在时间上灵活规定和掌握:“妇礼成矣,送者

可以归矣,不必三月也。’姜太公是镇鬼之神,驱逐鬼煞恶神,《巴县志》:“世俗,女舆至门,婿家陈酒醴香烛,祝姜太公以厌煞,曰“回车马”(或阴阳家言,用红纸大书‘姜太公在此’五字粘于户上”,其他厉鬼神煞见镇压恶神厉鬼的红纸、姜太公法号道符,会惊慌溜走。

重庆东部“回车马神”风俗有血祭痕迹,米是必备供品,《云阳县志》^[27]:“女至婿门外停轿,傧导新郎出,对轿三揖。庖者挈雄鸡挾冠血祭舆,掷于舆后,复掬米洒舆上,其名曰‘回车马’。谓新妇先灵随舆来者,为此厌之。毕,傧导新郎入堂立,俟舁轿入升阶止堂前,女傧启轿,导新妇出,逾闾就黻立。傧赞阖门(堂无门者下设堂帐以蔽之),行起伏四拜礼,谓之‘周堂’……”以雄鸡血祭新郎轿神,这是血祭车马鬼神,以米撒轿,是米祭,都为祈求或驱逐车马神回避。

重庆“回车马神”风俗程序仪式、内涵等大同小异,其他史志文献有明确记载。《长寿县志》^[28]:“……新娘彩轿入门,有所谓‘回车马’者,以有神煞,皆须遣回也。……”《合川县志》^[29]:“……彩舆至婿家门首稍停,婿家具酒醴香烛,庖人割牲于门外压之,谓之‘回车马’。……”《大足县志》^[30]:“婚礼中之插香、送期、过礼、周堂、回门,其大端相同者也,而‘回车马’、发烛、牵拜、合卺诸小节则随各姓氏而微有不同也。《涪陵县续修涪州志》^[31]:“……彩舆至门回旋,以当御轮三周。门前具香蜡,有衣冠者向彩舆揖,掷以米,喃喃有词曰‘回车马’,厌胜煞气。舆入,夫妇拜天地、家神讫,交拜入洞房,坐床合卺。俗各不同,大约由年老合福妇人指使,所谓习惯也。……”《南川县志》^[32]:“……女舆入门暂停,男家陈酒脯奠姜太公,阶下一人跪祝,谓之‘还车马’。……”都是以蜡烛、酒、米等祭祀鬼神,遣返车马神,只是因姓氏不同而略有不同,很多地方都由年老有德有福妇女在婚俗中引导和帮助。

六、四川方志文献中的“回车马神”风俗

四川“回车马神”风俗在方志史文中屡有记载,有血祭,米茶盐是供品。四川合江与重庆江津雷同。合江在江津上游,合江“回车马”神风俗与江津如出一辙,《合江县志》^[33]:“……彩舆至婿家,主人先肃送亲者人。先是主人于堂之门楣预贴‘尚父临轩’四字红笺,相传以避神煞,并于庭桌上置豚首一、豚肘一,封以红笺,待媒之物也。届时,燃香烛,置酒桌上,祝者振振念词:‘日吉时良,天地开张,新人到此,车马还乡。’向彩舆撒米,以袪不祥,谓之‘回车马’。……”尚父即姜太公,邪恶鬼神见之则

避,主人请巫师作法式燃香烛,撒米奠酒祭祀鬼神,祈求福祉,驱逐车马神。《渠县志》^[34]:“……新妇至门,庖人割雄鸡血涔涔下,绕舆一周,一人执盐茶米卡丢向舆顶,口中襁褓有词曰‘回车’。……”对照前述《江津县志》载可知江津、合江回车马神风俗以鸡血盐茶米等作供祭礼品,程序与内涵如铸同模,但合江以正在涔涔下滴的鸡血对付车马神等鬼神,有吓阻威胁意味,盐米茶供祭车马神等鬼神,则是虔诚敬祭,软硬兼施,用心良苦!四川“回车马神”以鸡血祭祀神灵,《新繁县志·婚俗》^[35]:“……迨至男家,舆驻于门首,男家则具香烛,杀鸡沥血围绕之,谓之‘回车马’……”与《渠县志》鸡血祭神的记载相同。

完成“回车马神”程序后,还有拜客、闹房、吃新人茶、下厨、回门、吃回门茶、耍十等规矩,今西南地区多有此俗,绵阳《彭明县志》^[36]:“既冠婚姻,……报期,过礼,惟不尽讲亲迎,间有童年小引者,及笄合卺,谓之‘梳头’,或已及岁,迎至男家加笄,谓之‘下马梳头’……”《绵阳县志》^[37]:“……至男家时,交拜家神,入房合卺,次早谒祖,三日‘反马’。……”新繁、彭明风俗相似,回车马、引新人、下马梳头是有代表性的风俗,反马、回车马神、回门本来都源于古俗反马,后来在彭明、绵阳等地演变成三个不同程序内容,但能看出其内在关联。

四川“回车马神”与重庆、贵州类同:驱逐邪恶神煞,欢迎吉祥如意神是古代齐鲁周齐文化、礼仪、文明特质的演变。《眉山县志》^[38]:“……媵往,男女各一或二,曰‘送亲’。至则设香案于门外,使人喃喃诵吉语,曰‘回车马’(按即古人反马之意)……”古人“反马”礼仪、习俗后来演变成新娘、新郎“回门”习俗,拜访岳父母及其他亲人,表示对父母、亲人的感恩戴德和友好,《眉山县志》明确记载“回车马神”对古代中原、齐鲁、周齐等北方文化习俗的继承,难能可贵。

七、云南方志文献中的“回车马神”风俗

云南“回车马神”风俗与重庆江津、四川合江如出一辙,《昭通志稿》^[39]:“……翌日,各亲友登堂送礼,男家雇花轿四轿(六乘或九乘不等),鼓乐旗牌,新郎插花披红,陪朗摆马,导致女家亲迎(乡下有不亲迎、不用轿而用‘车马’者)。归及门,杀鸡燃炬,喂新娘红饭。男先女后,踏筛入室,行合卺礼。旋周堂,谒天地,拜祖先,次拜亲友等,然后拜父母、尊长及男女交拜。是日即会亲宴客,所谓六礼皆备焉。”新娘来到新郎家门口,待巫师杀鸡、燃炬、吃红饭以道场巫术遣返车马神,再进行其他婚俗仪式,

与渝川黔等地“回车马神”类同。

“回车马神”有封建鬼神迷信成分,应当移风易俗,但它并非简单的迷信观念及活动,作为婚礼中的一项民俗仪式,它有民俗文化因子,是民间礼仪文明的结晶和表现,它来源于北方齐鲁周文化,南传后演变成南方风俗,反映了北方文明、中原文明对南方风俗的浸润,南北文化的传承关系可见一斑。它反映了民众对车马神等神灵的敬重、畏惧与崇拜,对之进行祭祀、驱逐、压服、排除,并非简单的怕或敬。它长期为民众所传承,是天人合一、人神和谐相处、社会心理平衡的需求和展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民间文化娱乐活动,与娱神祭神的花鼓戏一样,其演唱说辞,用词讲究,内涵丰富,雅俗共赏,朗朗上口,节奏鲜明,富于美感,娱人乐神,消解烦躁愁苦、郁闷恼怒,转忧愁苦闷为欢喜快乐,在耳濡目染中实现人文审美、精神娱乐、风俗传播和文化教育等意图。

[注 释]

笔者农历 2007 年正月初六在酉阳后溪镇原白果村调研得此材料。

彭秀清:男,土家族,1932 年 6 月生于酉阳县大溪乡大湾村,酉阳原民委主任、原涪陵地区民委副主任,现退休在家。

笔者 2007 年 10 月 3、4 日在酉阳大溪镇、五福乡、梭楞村、老寨调研得此材料。

笔者 2007 年 8 月 4、5 日在酉阳偏北乡枣木村唐家寨老河沟乱岩垭调研得此材料。

2001 年,笔者在贵州省仁怀市五马、云安、鲁班等地见此风俗,多次听此传闻。

[参考文献]

- [1]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仪礼注疏(50 卷) [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12.
- [2]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陕西华州背花鼓 [EB/OL]. <http://www.zh5000.com/ZHJD/ctwh/2007-08-17/1012528128.html>.
- [3] 晋南花鼓舞 [EB/OL]. <http://www.mtechan.com>.
- [4] 转引自鹤峰傩愿戏、土家族傩戏音乐文化研究 [Z].
- [5] 新浪 BLOG, 落花与剑 [EB/OL]. <http://blog.sina.com.cn/wsdf>.

- [6] 彭秀清. 土家奇葩“三棒鼓” [EB/OL]. YYTMSHEYING.com, 土家苗寨风情摄影网, 编辑:西部丑男第一 2007 - 9 - 10, <http://www.yytmsheying.com/Diary.asp?ID=33>.
- [7] http://www.dvren.cn/free/home/index_diary_z.asp?userid=12918&types= [EB/OL].
- [8] 民国增修. 南阳(白)氏族谱 [Z]. 酉阳后溪白树煊、酉阳后溪小干溪白万枝、皂角白邦泰等撰修.
- [9] 冯先政. 务川土家族的回车马, 贵州土家族研究(第 4 集) [M]. 贵州土家学研究会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5 - 10.
- [10] 刘期荣. 小金嘉绒藏族婚俗礼仪 [EB/OL]. 新华网阿坝频道, 2006 - 12 - 20.
- [11] 绥阳县志(9 卷) [Z]. 民国 17 年铅印本.
- [12] 余庆县志(4 卷) [Z]. 民国 25 年石印本.
- [13] 兴义县志(74 卷) [Z]. 1982 年贵州安龙县据贵阳文书局铅印本影印.
- [14] 毕节县志(8 卷) [Z]. 1965 年贵州图书馆油印本.
- [15] 安顺府志(54 卷) [Z]. 清光绪 17 年刻本.
- [16] 安平县志(10 卷) [Z]. 清道光 7 年刻本.
- [17] 平坝县志(不分卷) [Z]. 民国 21 年贵阳文书局铅印本.
- [18] 永宁州志(12 卷) [Z]. 清道光 17 年刻本.
- [19] 息烽县志(38 卷) [Z]. 贵州图书馆, 1965.
- [20] 瓮安县志(21 卷) [Z]. 民国 4 年铅印本.
- [21] 古州厅志(10 卷) [Z]. 清光绪 14 年刻本.
- [22] 桑梓述闻(10 卷) [Z]. 1964 年贵州图书馆油印本.
- [23] 独山县志(28 卷) [Z]. 1965 年贵州图书馆油印本.
- [24] 江津县志(16 卷) [Z]. 民国 13 年刻本.
- [25] 大宁县志(8 卷) [Z]. 清光绪 11 年刻本.
- [26] 巴县志(23 卷) [Z]. 民国 28 年刻本.
- [27] 云阳县志(44 卷) [Z]. 民国 24 年铅印本.
- [28] 长寿县志(12 卷) [Z]. 民国 17 年石印本.
- [29] 合川县志(83 卷) [Z]. 民国 10 年刻本.
- [30] 大足县志(9 卷) [Z]. 民国 35 年铅印本.
- [31] 涪陵县续修涪州志(27 卷) [Z]. 民国 17 年铅印本.
- [32] 南川县志(14 卷) [Z]. 民国 12 年铅印本.
- [33] 合江县志(6 卷) [Z]. 民国 18 年铅印本.
- [34] 渠县志(66 卷) [Z]. 民国 21 年铅印本.
- [35] 新繁县志·婚俗(34 卷) [Z]. 民国 36 年铅印本.
- [36] 彭明县志(57 卷) [Z]. 清同治 13 年刻本.
- [37] 绵阳县志(10 卷) [Z]. 民国 21 年刻本.
- [38] 眉山县志(15 卷) [Z]. 民国 12 年铅印本.
- [39] 昭通志稿(12 卷) [Z]. 民国 13 年铅印本.

(责任编辑:朱德东)

Research into the customs of gods shield for horse and carriage in Chongqing, Sichuan, Hunan, Hubei, Guizhou and Yunnan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civil flower - drum performance and custom of gods shield for horse and carriage

BAI Jun - ku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Gods shield for horse and carriage is still a folk marriage custom in many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many areas of the south of China, which is performed by wizards and flower - drum players or only by wizards, and has double colors of folklore and feudal and superstition and should not be simply accepted or denied but should be treated by dialectical method. Based on a lot of field survey and survey on literature and records, this paper makes simple discussion on the origin, evolution, connotation and procedure of the custom of gods shield for horse and carriage in Chongqing, Sichuan, Hunan, Hubei, Guizhou and Yunnan.

Key words: Chongqing; Sichuan; Guizhou; Yunnan; gods shield for horse and carriage; flower - drum; marriage custom